

卷第四百三十三 虎八

張俊潯陽獵人柳並僧虎 王瑤劉牧姨虎崔韜王行言

張俊

宣州溧水縣尉元澹家在懷州，先將一莊客張俊祇承至官，官滿卻歸，俊亦從之。俊有妻，一子三歲，亦與同行，至宋汴行將夜，俊抱兒從澹，其妻乘驢在後十步。忽聞叫聲，俊奔視之，妻已被虎所取。俊白元：「妻今為虎所殺傷，誓欲報仇。今以孩子奉上，某儻生歸，當酬哺養之恩。不爾，便為僕賤終身。元固止之，不可。復挾兩矢，攜弓腰斧，下道乘黑而行。去三十餘里，皆深林重阻。既而漸至一處，依近山谷，有大樹百餘株，疑近虎穴，俊上樹伺之。時漸明，見山下數十步內，如有物蹲伏起動之狀。更候之，欲明，乃是虎也。其妻已死，為虎所禁，屍自起，拜虎訖，自解其衣，裸而復僵。虎又於窟中引四子，皆大如狸，掉尾歡躍。虎以舌舐死人，虎子競來爭食。俊在樹上見之，遂發一箭，正中虎額，其虎騰躍。又發一箭，中其脅。箭皆傳毒，虎遂驚躍，狂亂吼怒，頃刻而死。俊復下樹，以斧截虎頭，並殺四子，亦取其首，葛蔓貫之。亦負妻屍，走步而歸。日曉迫及，澹感激之至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潯陽獵人

潯陽有一獵人，常取虎為業，於徑施弩弓焉。每日視之，見虎跡而箭已發，未曾得虎。舊說云：「人為虎所食，即作佹鬼之事，即於其側，樹下密伺。二更後，見一小鬼青衣，髡發齊眉，斂口而來弓所，撥箭發而去。後食頃，有一虎來履弓而過，既知之，更攜一隻箭而去，復如前狀。此人速下樹，再架箭，而登樹覘之。少頃虎至，履弓箭發，其虎貫脅而死。其佹鬼良久卻回，見虎死，遂鼓舞而去也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柳並

河東柳並為監察御史，入嶺推覆，將一書吏隨行，常所委任。至嶺下宿孤館中，從吏皆在廳內席地而寢。時半夜，月初上，眾皆臥，並獨覺。忽見一小鬼長尺餘，狀若獼猴，手持一紙幡子步上階，以幡插書吏頭邊而去。並乃潛起，拔去之，復臥伺焉。少頃，一虎入來遍嗅諸人而去。須臾，小鬼又來，別以幡子插之，復又拔去之。少頃，虎又來遍嗅而去，如此者三度，而天向明。乃至旦，召吏言其事：「且日汝當難免，自須為計，不可隨我。」並有劍，取與之，乃令逃難。此吏素強勇，攜劍入山，尋逐虎穴。行二十里至一茅庵，入其中，不見有人，惟見席上案硯硃筆，有一卷文書皆是人名，或有勾者，有未勾者，己名在焉。屋上見一領虎皮，吏懷其書，並取皮，杖劍而去。行未數里，見一胡僧從後來趁，呼之曰：「且住，君不如告某為計，即可免矣。」吏即止，與之言。見其人狀異，不敢殺之。僧曰：「吾非強害君者，是天配合食之。豈不見適來文簿？昨日已愆數期，今強脫，終恐無益。不如以小術厭之。」吏問其術。僧令登一樹以帶自縛，用劍自刺少血塗一單衣投之，我以衣為襪之耳。吏如言登樹，投皮與僧衣之，便作虎狀，哮吼怒目，光如電掣。吏懼，將欲墮者數過，即取單衣，刺血塗之，投於地。虎得衣跳躍，拚扯而吞之。良久，復為人形。曰：「子免矣。」乃遣去，竟無患焉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僧虎

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。偶得一虎皮，戲被於身，搖尾掉頭，頗克肖之。或於道旁戲，鄉人皆懼而返走，至有遺其所攜之物者。僧得之喜，潛於要衝，伺往來有負販者，歛自草中躍出，昂然虎也，皆棄所贖而奔。每蒙皮而出，常有所獲。自以得計，時時為之。忽一日被之，覺其衣著於體，及伏草中良久，試暫脫之，萬方皆不能脫，自視其手足虎也，爪牙虎也，乃近水照之，頭耳眉目。口鼻尾毛，皆虎矣，非人也。心又樂於草間，遂捕狐兔以食之，拿攫飲啖，皆虎也。是後常與同類游處。復為鬼神所役使，夜則往來於山中，寒暑雨雪不得休息，甚厭苦之。形骸雖虎，而心歷歷然人也，但不能言耳。週歲餘，一旦餒甚，求無所得，乃潛伏道傍。忽一人過於前，遂躍而噬之。既死，將分裂而食。細視之，一衲僧也，心自惟曰：「我本人也，幸而為僧，不能守禁戒，求出輪迴，自為不善，活變為虎，業力之大，無有是者。今又殺僧以充腸，地獄安容我哉？我寧餓死，弗重其罪也。」因仰天大號，聲未絕，忽然皮落如脫衣狀，自視其身，一裸僧也。奔舊院，院已荒廢。乃用草遮身，投於俗家，得破衣數件，走於鄰境佛寺，因遊方，止臨川崇壽院眾堂中。是時圓超上人居看經堂，其僧侍立不懈。上人念其恭勤，乃問：「爾何處人，出家幾夏臘，修習何等法，而勤勤若此？」對曰：「某心有悔行，願因上人決之，但不欲他僧聞耳。」乃屏侍者問之。其僧言為虎之事，叩頭作禮，求識罪業。上人謂曰：「生死罪福，皆由念作。剎那之間，即分天堂地獄，豈在前生後世耶？爾惡念為虎，善念為人，豈非證哉？苟有志乎脫離者，趣無上菩提，還元反本。念不著，則人不為虎，虎不為人矣。方今閩中，大善知識比肩，爾其往哉！」僧乃奉教。上人尋話於智作長老，長老往見之，以上人向者事問，皆無異同。雙目猶赤，耽然可畏也。後入嶺，不知所適。（出《高僧傳》）

王瑤

漢州西四十五里，有富叟王瑤。所居水竹園林，占一川之勝境，而往來之人多迂道以經焉。既至，瑤心盡誠接待。有賣瓦金石生者常言住在西山，每來必休於此。積十數年，率五日一至。瑤密異之，外視其所買，又非山中所用者。一日，瑤伺其來，因竭力奉之，石亦無愧。近晚將去，瑤曰：「思至生居，為日久矣。今者幸願階焉。」石生曰：「吾敝土窮山，不足為訪。」瑤即隨行十數里，暝色將起。石生曰：「爾可還矣。」瑤曰：「竊慕高躅，願效誠力。但生所欲，皆可以奉，所以求知其居焉。」石生固辭，瑤追從不已。石生忽以拄杖畫地，遂為巨壑，而身亦騰為白虎，哮吼顧瞻，瑤驚駭惶怖，因蒙面匍匐而走。明日再往，曾無人跡。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劉牧

成應元事統云：「劉牧字子仁，常居南沙野中。樂山鳥之啼，愛風鬆之韻，植果種蔬，野人欺之，多伐樹踐園。」牧曰：「我不負人，人何負我？」有一虎近其居作穴，見牧則搖尾，牧曰：「汝來護我也？」虎輒俯首。曆數年，野人不敢侵。後牧卒，虎乃去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姨虎

劍州永歸葭萌劍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，年五十已來，自稱十八姨，往來民家，不飲不食。每教誨人，上世傳聞。貞觀

違負神理。居家和順，孝行為上。若為惡事者，我常令貓兒三五個巡檢汝。」語未畢遂去，或奄忽不見。每歲，約三五度有人遇之。民間知其虎所化也，皆敬懼之焉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崔韜

崔韜，蒲州人也。旅遊滁州，南抵歷陽。曉發滁州，至仁義館，宿館。吏曰：「此館兇惡，幸無宿也。」韜不聽，負笈升廳。館吏備燈燭訖，而韜至二更，展衾方欲就寢，忽見館門有一大足如獸，俄然其門豁開，見一虎自門而入。韜驚走，於暗處潛伏視之，見獸於中庭脫去獸皮，見一女子奇麗嚴飾，升廳而上，乃就韜衾。出問之曰：「何故宿餘衾而寢？韜適見汝為獸入來，何也？」女子起謂韜曰：「願君子無所怪，親父兄以畋獵為事，家貧，欲求良匹，無從自達，乃夜潛將虎皮為衣。知君子宿於是館，故欲托身，以備灑掃。前後賓旅，皆自怖而殞。妾今夜幸逢達人，願察斯志。」韜曰：「誠如此意，願奉歡好。」來日，韜取獸皮衣，棄廳後枯井中，乃挈女子而去。後韜明經擢第，任宣城。時韜妻及男將赴任，與俱行。月餘，復宿仁義館。韜笑曰：「此館乃與子始會之地也。」韜往視井中，獸皮衣宛然如故。韜又笑謂其妻子曰：「往日卿所著之衣猶在。」妻曰：「可令人取之。」既得，妻笑謂韜曰：「妾試更著之。」衣猶在請，妻乃下階將獸皮衣著之才畢，乃化為虎，跳躑哮吼，奮而上廳，食子及韜而去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王行言

秦民有王行言以商賈為業，常販鹽鬻於巴渠之境。路由興元之南，曰大巴路，曰小巴路，危峰峻壑，猿徑鳥道，路眠野宿，杜絕人煙，驚獸成群，食啖行旅。行言結十餘輩少壯同行，人持一拄杖長丈餘，銛鋼鐵以刃之，即其短槍也。才登細徑，為猛虎逐之。及露宿於道左，虎忽自人眾中，攫行言而去。同行持刃杖，逐而救之，呼喊連山，於數十步外奪下，身上拿攫之蹤已有傷損。平旦前行，虎又逐至，其野宿，眾持槍圍，使行言處於當心。至深夜，虎又躍入眾中，攫行言而去。眾人又逐而奪下，則傷愈多，行旅復衛而前進。白晝逐人，略不暫舍，或跳於前，或躍於後。時自於道左而出，於稠人叢中捉行言而去，竟救不獲，終不傷其同侶。須得此人充其腹，不知是何冤報，逃之不獲？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